

正在逐渐消失的

老手艺(上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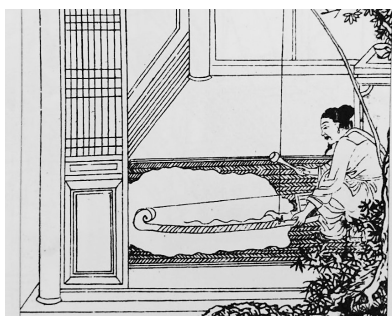


一 弹棉花

“檀木榔头，杉木梢；金鸡叫，雪花飘”，形象地道出了弹棉花的手艺特点。过去在河北一带，适逢人家结婚嫁女，都要用新棉花弹成棉絮，给一对新人做几床暖和的被褥；家中的旧褥、旧被子用久了，老棉花一经弹制，也开始变得柔软如新。弹棉花是过去河北人家离不开的手艺活儿。

弹棉花工匠的手艺都是祖传，师傅带徒弟或父子。一弯弹弓、一张磨盘、一个弹花槌，成了他们生存的工具。弹棉是将去籽的棉花用专门的弦弓来弹制，木槌频击。工匠手法纯熟，不消片刻，板上的棉花就会变得蓬松柔软。中间的这个过程，仿佛是一场化腐朽为神奇的魔术表演。听一阵阵弦响，看片片棉絮纷飞，在不知不觉中，一堆散乱的棉花就神奇地压成了做被子的材料。此技元代的王祿在《农书·农器·纺絮门》有载：“当时弹棉用木棉弹弓，用竹制成，四尺左右长；两头拿绳弦绷紧，用县弓来弹皮棉。”平时匠人们走街串巷，露天作业，非常辛苦。这辛苦却也意义非凡，在寒冷的冬天，不知能给多少人家送去温暖。

20世纪90年代，市场上开始出现了弹花机，效率大增，基本实现了弹棉的规模化生产，手工弹棉技艺日渐衰败，弯弓、磨盘、弹花槌等工具被封存，还有那一声声弹棉花的弓弦音，也被遗忘了在岁月深处。



二 磨剪刀抢菜刀

有一首刘欢唱过的老歌，叫《磨刀老头》，曾经风靡大街小巷。那时候，也是“磨剪刀抢菜刀”这门手艺红火的年代。

试想一下，谁家的剪刀菜刀没有钝过？锋利的剪刀是女人裁衣的利器，快刀是男人们剁肉的好工具。每次窗外响起了“磨剪刀抢菜刀”的悠长吆喝，母亲便会收拾出菜刀剪刀，让我跑出去寻找磨刀师傅。

磨剪刀抢菜刀是个细活儿。先说剪刀，不会磨的越磨越钝。剪刀口是两个斜面，小斜面薄而小，决定着锋利与否，磨时要按照固定的角度，保证剪刀交叉时能形成一个锋利的剪刀。过去的菜刀多用手打制，用得久了，表面上坑坑洼洼，刃口崩缺不平，经磨刀师傅细细研磨后，刃部光滑，锋利好用。

传说磨刀这门手艺源自过去的打磨铜镜，因“磨”容易产生“磨刀霍霍”的联想，避嫌改用“抢”字。这些走街串巷的磨刀师傅，车挂长凳，面容和蔼，斜挎的包里装着油石、斧子、钳子等工具，磨刀的间隙还不忘抬头吆喝几声，那音调被特意拉长，抑扬顿挫。而现在，他们越来越少了，那一声响亮的吆喝，慢慢地消失在岁月的更迭里。

2000多年前，燕赵文明繁荣兴盛，创造了灿烂的历史和具有代表性的传奇。河北地大物博，历史文化悠久，古老的燕赵文化造就了河北人忠厚豪爽、朴实安分的性格，也赋予了河北人吃苦耐劳、专注敬业的工匠精神。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大量的老手艺传承已久，源远流长，高超的技艺蕴藏了民间手艺人的聪明与智慧，它们曾经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是当代河北最珍贵的精神财富。而今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它们正在悄悄远去，直至消失。

徐东坡/文



三 剃头

有一句大俗话，叫“剃头的挑子——一头热”。它的出处来自于“剃头”这门手艺。

过去农村的集市，总能看见这样的老人，瘦瘦弱弱，两鬓斑白，肩上扛着一副挑担，颤巍巍地走在去往集市的路上，担子一头儿是生着炭火的小炉，另一头儿是坐具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把挑担一放，吆喝几声，就能开张做生意。人们在这里剃头刮脸，享受着全套的服务，也不过花几角钱。

据传，剃头的行业来自清兵入关以后，“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”，后来这个行当慢慢兴旺起来。在河北城乡，最初的剃头匠叫“待招”，非官员不能担任，后来演化成了一种师传的手艺。可别小看了剃头匠手中的这把剃刀，它只有巴掌长短，宽寸余，却锋利无比，操作需要掌握相应的技巧，没有数十年的功底很容易伤到人。好的剃头师傅，手法讲究“快”“准”“稳”，毛巾热敷，用刀利索，几个来回，粗硬的胡茬一扫而光。当今河北一地从事剃头的师傅已经寥寥无几，用剃刀剃头的手艺也面临着断代失传。

四 修风箱

旧日河北的农村，风箱属于一宝。“民以食为天”，青壮劳力吃饱肚皮方能劳作，一日三餐地煮肉熬米，微火细炖，自然少不了风箱助阵。逢午饭时分，家家锅灶边发出“吧嗒吧嗒”的声响，随即小米、绿豆入锅，米粥的香味便四散开来，刺激着放学回来的孩子们的嗅觉。

走街串巷修风箱的多是老人，肤色黝黑，手抓风箱杆，肩扛装鸡毛等工具的大袋，进村大声吆喝：“箍风掀哩，箍风掀哩……”他们习惯把风箱说成“风掀”。女人们闻声伸头望去，只见修风箱的老人在十字街的树荫下一坐，不多时破旧的风箱们便堆积在一起。或拆或擦，或箍鸡毛，或换内板……一架架损坏漏气的风箱顷刻恢复了原状。

风箱是华北平原上的古老之物，又称橐龠，传说战国时期就已经存世。南宋时发明了拉杆活塞式风箱，明代《天工开物》亦绘有多种风箱的图形。古代风箱大者做冶铁工具，小者为炊具，选材以泡桐、椿树为佳，部件分上下盖、上下梁、风道、毛头板、拉杆、前后呼塔等，箱体榫卯相接，水胶粘合，做工精细，是过去家家厨房必备的工具。现在家庭天然气、电磁炉使用普遍，曾经袅袅升起的炊烟、穿行在巷子里修风箱的老人，已经成为昨日的记忆。

五 打铁

“半间东倒西歪屋，一个千锤百炼人”是旧时铁匠师傅们的真实写照。过去的村庄，一般都有一到两家铁匠铺，铁匠师傅们把这些祖传下来的打铁手艺，使唤得心应手，出神入化。

如果你到了打铁现场，一定会被那热火朝天的场景所感染：四溅的火星、挥舞的铁锤，无论是锨、耙、镰、犁、铲等生产用具，还是刀、斧、剪等生活工具，铁匠们只需要用一台铁砧、几杆锤头、两把夹剪，再加上炉火升腾，风箱鼓起，坚硬的铁块被渐渐烧红变软，大锤、小锤的几番捶打，农家所需的铁器用具就被打造出来了。

打铁是一门辛苦的手艺活儿，过去讲“世上有三苦，撑船、打铁、磨豆腐。”锻打的铁器要在炉火中烧红，移到铁砧上，师傅是主锤，徒弟管锻打，小锤指引敲击点，大锤用力挥动，打铁需要师徒之间配合密切，更需要心灵上的默契。除了技巧，还需要体力的支撑。打铁的流程工序分为选料、锻打、定型、抛钢、淬火、回火等十几道，每道都要精心准备，不能偷工减料。而今，工业集团化生产、农业机械化的普及让传统的铁匠活儿失去了市场，渐渐地让这门技艺走上了消亡之路，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

(下转15版)

